

你听过最吓人的故事是什么？

五年前，我爸丢下一家人跑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

今年清明他突然打电话叫我帮忙寄个黑皮箱。

奇怪的是，快递寄出后，我一岁多的儿子天天哭闹，妻子对我的态度似乎也和从前不一样了.....

五年前，我大四，家里经营了十几年的酒店倒闭了。

一夜之间，我们家欠了几十万外债。而我爸，在事发后直接人间蒸发了。

我妈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还债，给我找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糊口。

今年清明节，晚上九点多，我失踪了整整五年的父亲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「家和，爸爸对不起你，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」

我爸的声音听上去老了很多，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说什么这都是他的报应，希望我原谅他。

我心情格外复杂，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一时没崩住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这些年我确实埋怨过他恨过他，但他毕竟是我亲爹。

我还是希望，他能回家！

「爸，那几十万的外债我们已经还完了，你回来吧，爷爷很想你。」

可手机那头，我爸却一直推脱支吾。

他哽咽着跟我说：「好，但是爸有件事情拜托你，我走的时候在咱家位于黄河路上的那家酒店里放了些东西，你能不能，帮爸爸取出来，寄到一个地方？」

我怔了一下，心里多少有点失落。

消失多年，如今打电话只为让儿子帮忙办事？

但他毕竟是我爸，所以没有拒绝。

还没来得及问他现在在哪，听筒里就传来了嘟嘟嘟的挂断声。

我爸随即发来了一条短信：瑞和大酒店，3441 房间，黑色皮箱。

我看了眼收件地址，是广州市一个偏僻的小渔村，收件人名字叫做梦红。

这名字隐隐约约有些熟悉，当时没想起来是谁，想着做完这个单子早点回家陪老婆孩子。

2

那天出发的时候是晚上十点，又临近清明，黄河路上车少人少，就连路边树枝都懒得晃动一下。

一切安静的有些诡异，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静止的时空，然后控制不住的打了个冷战。

但是我没有多想，加快速度，赶了过去。

黄河路，瑞和大酒店，到了。

这里曾经是我熟悉的地方，我爸就是干这家酒店开始发家的。

晚上十点，外面灯红酒绿，这里一片漆黑，幽静的只剩下了老鼠的吱吱声。

昔日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已经变成无人问津、蛛网遍布的废墟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。

深吸一口气，我推开了尘封已久的玻璃门。

电梯早已经废弃，我是走楼梯上去的三楼。

安全出口的指示牌发着森森的绿光，伴着不知道从哪里时不时传来的腐朽味道。

我走的心惊胆战的，明明是很熟悉的地方，愣是走了十多分钟。

3441,3441，我默念着房号，在手电筒的光照下，终于找到了那间房。

我这才突然想起来，这间房，曾经是我爸爸的办公室。

就在我准备推门进去时，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两声咳嗽声。

幽静的夜里，那两声「咳咳」显得格外空灵又真实。

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这种荒废多年的地方怎么会有人？

理智告诉我要冷静，但人在极度惊恐的情况下，哪顾得上想那么多？

我一个激灵，顺手抄起了脚下一根锈迹斑斑的棍子当做防身工具。

「小伙子，你要干什么？」

一道老人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我颤颤悠悠的转过身，这才发现，隔壁的房间里，不知何时出来一个老头。

他看上去年纪不小了，穿的衣服是工地工人常穿的那种工作服，身上还有水泥灰，一双浑浊的眼睛，此刻正直勾勾的盯着我。

我稍微松了口气，问他：「你.....你是谁，怎么会在这里？」

老人声音沙哑，颤颤巍巍朝着我走过来：「我没有地方去，住在这里好几年了，小伙子，大晚上的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」

原来是个拾荒的流浪老人，我彻底松了口气，甚至还多了几分安全感。

向他说明了来意后，只见他指了指我身侧的 3441 房间，嘴边泛起了一丝恍然大悟的笑意道：「我还以为，又是谁吃饱了撑的来探险。」

他应该在这里很久了，轻而易举的就推开了这扇生锈又沉重的房门。

「这里早就空了，你要的东西，应该在那个铁皮密码柜子里。」

老人家走在我前面，手电快没电了，我看不太清他脸上的表情。

在微弱的光线下，我按照老爸在短信上告诉我的密码，顺利打开了那个柜子。

一股子发霉潮湿的味道顺着风扑面而来，好久没有闻见过这么恶心的味道了。

我感觉自己的胃里突然翻起一阵波浪。

「打开了吗？」

老人的语气带些莫名的欣喜，见我觉得奇怪，他支支吾吾道：「这柜子，你还要吗？」

我恍然大悟，他应该是想要这个铁皮柜子吧？

我挥了挥手道：「不要了，您想要的话就搬走吧。」

不知道为何，虽然有人作伴，但是我的心总是慌慌的。

老头不好意思的搓搓手，「我年纪大了，有些扛不动它，小伙子，你能帮我把它扛到隔壁吗？」

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里，没有多想，把黑色皮箱交给老人帮我推着，然后一把将这个不起眼的小铁皮柜扛到了肩上。

我估摸着也就二三十斤，但是，上肩的那一瞬间，我差点儿被压倒下去。

我骂了一句，然后麻溜背去隔壁帮老人家放好。

「小伙子，谢谢你啊！」

「没事大爷，我还有活，先走了！」

3

匆匆的取了东西出来，我骑着三轮车经过酒店旁边的天桥，正好碰见了和刚才那位老人一样的流浪大叔。

在我们这边，这个天儿还是挺冷的，我见他冻得发抖，有些于心不忍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下了车告诉他，对面的酒店可以避寒，里边有人，正好也能做个伴。

大叔一听，眼中闪过一抹错愕，然后连忙摆手：「不不不，不用了，我在这挺好的。」

这位拾荒的大叔看上去比刚才的老人家年轻些，只是，他从我一下车，就一直盯着我看。

那直勾勾的眼神，比刚才那位大爷还要吓人。

我被他盯得发毛，可我明明是好心啊？

见我一脸懵，这位大叔突然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废弃酒店。

然后神神秘秘的问我：「小伙子，你去那里边了？」

我见他这种表情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。

「没，没去过。」

「那地可邪乎了，知道为啥这么久了没人敢拆吗？」

他这么一问，我倒是懵了。

我自己家的酒店，怎么我从来没听我爸说过这些？

「那里边有东西，可厉害着呢！经常有不怕死的小年轻去探险，出来以后多多少少都得出点事，有胆子小的，都直接疯了。」

我吓得当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连忙问他：「是...是不是一个年级挺大的老人家？」

大叔脸色一凛，瞬间结巴：「你...你去过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我感觉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，但还是强装镇定：「哦，我好像听说过，但、但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，都是传的吧。」

大叔拍了一下大腿，吓得咧嘴道：「小伙子，你还是年轻，你不知道，里头那东西，当时不知道什么事死在工地上了，据说老板那会儿发达，找人给镇住了，现在老板破产了，那玩意没人管，镇不住了！」

我的腿一下子软了，他妈的，刚才那老头穿的衣服确实是当时工地工人的打扮！

我觉得浑身都冷飕飕的，明明穿着羽绒服，可还是控制不住的发抖！

大叔也许是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吓得赶紧裹起来自己的铺盖，朝着远离酒店的方向跑了。

当晚，我把那个黑色箱子给送到配送站的货车上寄了出去。

让我有些奇怪的是，那箱子很轻，晃动起来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我有些不大明白，我爸要这么一个空箱子干什么？

但是我没心思多想这个，因为我脑子里全是那个拾荒大叔的话在回响。

我感觉他的惊惧神情不像是装出来的，可是我不管怎么分析，都觉得酒店里那位老人家不像是要害人的样子。

他若真想害我，干嘛让我安然无恙地出来？

为此，我心神不宁了好几天。

老婆看我不对劲，以为我是在外面受委屈了，这几天都一改往常的冷淡和臭脾气，对我温柔了许多。

而我那一岁多的儿子却变得很爱哭，她妈妈怎么哄都没用。

我儿子一向是很乖的，突然这样子，我和老婆都有些束手无策。

老婆整天带孩子，乖巧的娃突然变得爱哭闹，她一时间难以接受。

带孩子上医院看，也不是生病。

一连好几个晚上，儿子都在哭闹，老婆忍不住跟我哭诉，「老公，咱儿子最近怎么一直哭闹啊？你说会不会是家里进了脏东西？我听老人说，小孩子能看见那些东西。」

我看得出来，她快崩溃了。

我老婆胆子很小，那天晚上的事情，我一个字都没敢告诉她。

但是我自己却开始忍不住怀疑，儿子的反应，会不会和那天晚上的事有关？难道有东西跟我回了家？

正好，两天后我妈和我爷爷来我家里看孩子，儿子在家里又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哭。

他一边哭还一边四下张望，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

我妈见孙子这个样，当场就冲我老婆发了脾气：「娃哭成这样你还坐得住，家和大男人粗心，你是嘟嘟妈妈，孩子带成这样，你这妈怎么当的！」

我老婆也被儿子这声嘶力竭的哭法吓到了，加上又被我妈一顿训斥，心里十分委屈，娘俩一起哭了起来。

我连忙劝我妈，帮我老婆打圆场，顺便，跟他们说了那天晚上酒店的事情。

到底是老一辈的人，比我和老婆敏感的多！

尤其是我爷爷，听说了那天的来龙去脉之后，脸色当场铁青！

「小孩子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，一定是你那天在那个鬼地方招惹了东西，吓到孩子了！」

我妈脸色也变了：「等我找大师，非得将这个脏东西给撕了，让她魂飞魄散，再也不能吓我孙子！」

见这俩人的反应，我立刻明白过来，那天那个大叔说的事情，也许是真的？

我老婆更是被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孩子一直这样哭闹也不是办法。

我当即决定，要去找个先生看看。

但我妈却拦住了我，「以前的事情，你知道的有限，你和圆圆在家里好好看着孩子，我和你爷爷去。」

我点点头，答应了。

却未曾想，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最后悔的决定，没有之一。

4

我妈和我爷爷，在去请先生的路上出了车祸，两人当场死亡！

我打死都想不到，那天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警察告诉我，那天的事故，是因为我妈疲劳驾驶导致的。

她开车的时候分了心，过弯道没有减速，这才翻了车。

我妈的身体我最了解，不应该出这种事的。但警察检查了行车记录仪还有当时路段的监控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

除了疲劳驾驶导致分心，实在是找不出任何原因，能解释她当时为什么突然加速冲下山道。

给我妈和爷爷处理完后事，我一度沉浸在悲伤之中，仍不相信他们就这样走了。

后来，我拖托朋友找到了当时验尸的法医。

她当着朋友面也只是让我节哀顺变，但是，事后她却偷偷告诉我，我妈当时的眼睛睁得特别大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吓到了一样，她费了很大劲，才把她的眼睛给合上。

听到她这么说，我浑身的血都僵了。

按这个说法，那场车祸，远远没有那么简单！

我妈和我爷爷，很可能是被脏东西害死的。

整整一个月，我一合上眼，浮现在我面前的，便是太平间里我妈妈和我爷爷的脸。

我爷爷和妈妈走之后，儿子哭的也愈发厉害了。

老婆的精神近乎崩溃，她肉眼可见的憔悴了很多，经常半夜失眠，「老公，我现在一看见嘟嘟就害怕。」

我安慰老婆，「别担心，实在不行先把嘟嘟送到乡下二叔家待几天，也许换个风水，他就不闹了。」

我怕自己的妻儿再受到伤害，第二天我便马不停蹄的去了青山镇，请先生。

青山镇有一位很有名气的风水大师，我叫他明叔，他是我母亲的生前好友。

一见到明叔，我就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直接扑通一声给他跪了下来，「明叔，救救我。」

老房子里香火缭绕，呛得我睁不开眼睛，只隐隐感觉着明叔神色肃穆庄严，却又透着古怪。

他敲了敲烟斗，指了指脱落的墙皮上的那面罗盘道：「刚才你一进来，它就开始疯狂转动。」

我望着那罗盘，一五一十的将这些天发生的事讲了出来。

明叔听完，盘腿坐在垫子上，眯着眼，半晌未言语。

直到一炷香快要烧完了，他老人家突然睁开眼道：「缠上你的这个东西，至少有十几年道行了。」

我一听，差点儿浑身都软了。

几乎是歇斯底里道：「为什么，为什么他要害我的家人？当年工地的事故，我爸做了巨额赔偿的，到底是为什么？」

明叔见我情绪激动，放下了烟斗。

他叹气道：「缠上你的，不是那个老工人，是别的东西，而且很厉害。」

闻言，我浑身一僵，瞬间头皮都麻了。

明叔道：「你不是说，他让你背了一个铁皮柜子？」

我反复回想那天情形，点了点头。

明叔脸色严肃：「那不是普通的柜子，应该是用来封印那东西的活墓，说的简单些，那是那东西的家。你只要动了那柜子，她就可以上你的身跟着你了。」

「可我背之前，已经打开了，它不会跑出去吗？」

我吓得傻了，整个脑子里都乱哄哄的。

明叔苦笑：「傻孩子，你要是不开那柜子，一点事都没有，就算你背了，也无妨的。」

望着明叔眼中的无奈，我顿时心如死灰。

「好端端的，你怎么没事想起来去那种地方拿东西？是不是有什么人指使你？」

听到他这么问，我神经又一下子紧绷了起来，「是我爸！是我爸让我去那柜子里取东西的！」

6

细思极恐！为什么我爸要害我？

这些年，我家一直不停地落败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我仔细一想，难道是因为那件事遭了报应？

我浑身发抖，在明叔的威严逼问下，将那段尘封的秘密说了出来。

小时候在我家工地，我曾目睹了父亲杀人的过程。

当时我在工地玩，看到一个身穿红裙的年轻女孩和我爸在楼里，举止亲密。

我好奇地偷看，那女孩亲昵地勾着我爸的腰问他：「亲爱的，这条红裙子好看吗？」

「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」

「我想好了，以后咱俩订婚的时候，我就穿这个好不好？」

我爸突然怔了一下，随即言笑晏晏道：「好。」

我躲在脚手架后方的水泥袋子后面，像个傻瓜一样看着他们，我以为，我爸真的不要我和我妈了。

可下一秒，我就亲眼看着那个媚眼如丝的女孩，毫无防备的被我爸从楼上推了下去！

我吓到了，忍不住叫了一声，我爸幽幽的朝着我的方向看过来。

我吓得赶紧跑，没多久就被我爸逮住了，他警告我，「家和，不许告诉你妈！」

那天我偷偷跑回去看了一眼。

那女孩趴在地上，看不到脸，全身都是血，和她穿的红裙一个颜色。

后来听工地上打扫垃圾的四姑讲，她当时已经怀孕了，孩子都摔了出来，死状惨不忍睹，而那场意外也很快被平息了。

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帮父亲瞒着，强迫自己忘了这件事情。

因为当初我爸告诉我，那女人是个坏女人，怀了个野种来要挟他，逼他和我妈离婚，他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保护我和我妈妈。

我爸还说，他请大师超度了那个女孩，给了女孩的父亲一大笔赔偿，能让那家人生活得很好。

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没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

如今想起来，当年父亲的所作所为，简直畜生不如！

而缠上我的很可能就是那个女孩！

明叔听我说完，心情格外沉重，他盯着罗盘道：「你去酒店撞见的那个老工人，很可能就是那女孩的父亲。所以，才会让你去背那个柜子。」

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：「真的是她？」

明叔神色肃穆，用一种几近怜悯的眼神看着我，叹气道：「你不该打开那个柜子，你爸当年种下的因，恶果要在你身上结了。」

「这世间因果宿命轮回，我无力阻挡，只能尽力保护无辜。」

明叔絮絮叨叨的对我说完，开始对着香炉念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咒语，等到他停下的时候，我看见，那一炷香也正好燃灭了。

我感觉自己的魂魄像是被人抽走了一样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

没想到我爸竟然会这样害我！

我头皮一紧，磕磕巴巴问道：「明叔，我还有救吗？」

7

明叔看了我半天，轻轻叹了口气道：「一尸两命，这样的债，不好还呐！」

片刻后，明叔转身，去厢房的一个黑色柜子里拿出来一枚长命锁交到了我手里。

「你如果想活下去，不想让更多的人受伤害，只有一个办法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什么办法？」

「你去找当年埋葬那个女人的坟，把钉在她棺材四角的降魔钉取出来，然后把这枚长命锁挂在你儿子脖子上，将他放进棺材里睡一晚，运气好的话她就会放过你了。」

我忍不住心脏直抽抽：「这样真的就没事了？」

见状，明叔脸色一凛，他说：「这长命锁是她给自己孩子买的，她会把你儿子当成自己孩子的。」

.....

从明叔家回来后，我尝试联系我爸，仍旧联系不上。

过了几天，我跟老婆说，准备带孩子去乡下二叔家住几天，老婆答应了。

实际上我没去二叔家，而是带孩子去了当年的老家，去找当时在我家工地上干活的那个亲戚。

按照辈分，她是我爸的表姐，我应该叫她一声四姑。

听说，当年从那个女人肚子里流出来的孩子，也是她帮忙收拾干净的。

见到四姑，听到我要找那个女人，四姑激动地冲上来紧紧抓住我的手。

「她来找你了，她来找你了，对不对！」

老人家老泪纵横，浑浊的眼球里满是惊惧，一双干枯的手死死地拽住我，嘴里念念有词：「我两个孩子都死了，我埋了她那个没成型的孩子后就都死了……」

四姑整个人形同疯癫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今年约莫着也就五十上下的她，看上去会像个七八十岁的老人。

街上行人纷纷侧目，四姑这些年眼睛几乎哭瞎，捶着胸口道：「她的孩子，是我埋的，可不是我杀的啊！」

我连忙拉起哭得疯疯癫癫的四姑，「四姑，没事，你告诉我，她的坟在哪里？」

「南山后边的李子林西北角上，这么多年了，那个地方荒凉得连鸟都不拉屎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」

四姑这才意识到了我此次的动机。

「没什么，了结恩怨。」

我再也顾不得旁人的眼光，直奔南山而去。

说来也奇怪，这个地方属实邪乎，本来用的好好的手机，在这里突然就没了信号，连不上网，那片传说中的李子林，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，怎么找都找不着。

最后找了好久，才找到那片小坟包，十分荒凉。

8

我按照明叔的叮嘱，先是烧了香，磕了头给她忏悔，然后按照规矩，送上我买的元宝和布匹，布匹其实就是黑白纸和绿纸、紫纸。

一点点都烧完之后，平地里突然起了一阵诡谲的旋风。

「如果你见到旋风，这表明，她来了。」明叔叮嘱过我，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说话，拼命磕头，直到旋风停下来。

我不记得自己磕了多少头，只知道最后我用手抹了一把额头，手心里全是血。

一系列操作下来，我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。

我咬着牙拿铁锹铲开了坟，撬走了钉在棺材上的钉子，看着棺材里的那一堆白骨，我心底的恐惧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我害怕极了，将长命锁丢进棺材里，盖上棺盖草草埋上，背着孩子连夜逃回了家。

除了不敢，更多的是不忍心把孩子丢在这种地方。

回家后，我一直惴惴不安，毕竟我没有按明叔说的做。思前想后，我决定再去找一趟明叔，寻求弥补的办法。

第二天天色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刚好把车开到青山镇的那条小巷口。

碰见一位买早点回来的婆婆，她一看见我，就开口问道：「小伙子，你是来找天明的？」

明叔大名黄天明，这条巷子里的人都认识他。

我急切的点点头，他现在是我最后的指望了。

「他走了，11号那天走的。」

这话如同晴天霹雳，我双腿一阵发软，差点儿跌倒在地。

「婆婆，你...你说什么，11号明叔就走了？」

可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是13号晚上来找的他，那么，我那天晚上见到的人是谁？

婆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一脸不信的我，解释道：「我是她堂妹，他最后一程是我送的，我还能记错？对了，他还让我告诉你，对自己的女儿好一点。」

我就一个儿子，哪来的女儿？我不太信她的话，径直冲向了巷子最深处。

明叔家大门两侧，白色的对联格外扎眼，明叔真死了！

我脑子里彻底乱了！

如果明叔生前就预料到了我的事，那么那天见我的人，究竟是他的魂魄，还是那个脏东西？

如果如他所言，那么那晚的明叔极有可能不是人！

我身上的冷汗开始呼呼直冒。

可我不明白，她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

我彻底慌了神，赶忙开车回家。

回到家里，老婆和孩子都平安无事，我松了一口气。

过了两天，我老婆突然告诉我，她怀孕了，还是双胞胎。

我又惊又喜，只是一下子多出来两个孩子，压力太大了。

当晚我就失眠了，我梦见我的老婆，穿上了一条血红色的连衣裙，双眼无眼珠，留着血泪，张着乌黑的大口，掐着我的脖子朝我嘶吼着。

我被这个荒诞的梦，一下子吓醒了。

醒来后，我的双手正掐着妻子的脖子，我吓得赶紧松开手。

她喘过气来，涨红的脸不停地咳嗽着，惊恐地看着我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连忙道歉。

没一会老婆突然肚子疼的受不了，我连夜将她送进了医院，医生告诉我，她胎气不稳定，时刻都有可能滑胎。

我拿着诊断书，在医院的走廊上抽烟抽到了天亮。

我知道，肯定是那个死去的女孩在作祟。

住院的这几天，我都守在老婆床前照顾她，她说我晚上一直在胡言乱语，看我的眼神也越发不对劲。

出院回到家，老婆将门反锁，拉着我的手说道：「家和，你自首吧。」

我一时有些莫名其妙，我没犯法啊！

她看了看我，打开手机的录音文件，递给我，「这是你这些天说的梦话，你自己听吧。」

「他杀了你，我不该替他瞒着，对不起。」

「我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。」

.....

听着这些录音，我自己都胆寒。

我没跟妻子解释，而是直接去了公安局，向警察坦白了当年目睹父亲杀人的过程。

警察翻出当年的卷宗，查到那起坠楼事故的死者就叫梦红。

我把之前寄快递的地址告诉警察，只要找到我父亲自然能确定真相。

没过几天，我爸的尸骨就被找到了，就在那个偏僻的小渔村。

据法医说，他是自杀的，死亡时间最晚也是清明前。

我不禁毛骨悚然，清明节我不是才跟他通过电话？

警察审问我怎么知道那个地址的，我将之前父亲打电话让我寄快递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

警察核实我提供的信息后，脸色却异常难看，没有通话记录，也没有快递信息，更诡异的是瑞和大酒店没有任何人住过的痕迹。

他们一致认为我撒谎了，或者我有精神病！

我明明记得清清楚楚啊，怎么可能！

他们带我去了一趟本市的精神病院，检查报告一出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

报告显示，我患有精神分裂症。

所以，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？

可是为何能在那个渔村找到我父亲的尸骨？托梦吗？

我在老婆的劝说下，安心留在了精神病院配合治疗。

她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我一次，整整治疗了三年，我才恢复正常，被允许出院。

出院那天，老婆带着儿子和两个双胞胎女儿，接我回家。

家里一切如旧，老婆性格却和从前判若两人，温柔细腻如她，将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、温馨舒适。

最让我开心的是，两个孩子特别漂亮可爱，十分惹人喜欢。

看着两个闺女，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，脑海中突然冒出来明叔那句话，「对自己的女儿好点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，那不是我的幻觉吗？

大概几天后，老婆说要全家出去踏青。

两个咿咿呀呀的小奶娃围着我，不知道从哪拿出来两条一模一样的红裙子比在身上，「爸爸，爸爸，这条红裙子好看吗？」

我脑子里轰的一下炸开了，当年那个勾着我爸抵死缠绵的女人的脸，清晰的浮现了出来。

凝视着俩孩子笑嘻嘻的小脸，我终于想起来她们像谁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双冰凉纤细的手腕，突然从背后勾住了我的脖子：「亲爱的，这条红裙子好看吗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